

岳小叙

卧友生著

内 容 提 要

武功盖世的玉箫郎君，苦恋女侠岳小钗，如痴如狂；岳小钗感于玉箫郎君数次援手之恩，对其求爱之情无法坚拒，而她心目中的恋人却是儿时蜜友、目下武林正义的象征萧翎；萧翎把岳小钗视若天人，既敬重又欣慕，火样的激情埋在心底，言语上不敢有丝毫轻浮；性格开朗的百里冰，对萧翎的爱慕从不掩饰，曾万里追踪，并肩拒敌，同行同坐，不避人言。

黑道枭雄沈木风，为称霸武林，必欲除去萧翎，于是囚禁百里冰，设下八道埋伏，引萧翎入网；玉箫郎君为得到岳小钗，出动大批高手，并与沈木风相勾结，向岳小钗师徒挑战，欲引来萧翎，将其击歼……

岳小钗、萧翎等几位青年侠士，面对魔道的猖獗，可以不计安危，力挫强敌，但在男女交往中，却难破情关……

目 录

第一回	出奇招破六合	(1)
第二回	古刹突惊变	(23)
第三回	飞箭传书示警	(42)
第四回	城内探敌踪	(72)
第五回	英雄逛妓院	(89)
第六回	双姝舍命救援	(109)
第七回	似水柔情	(125)
第八回	留痕显绝技	(147)
第九回	往事不堪回首	(170)
第十回	幽幽情怀向谁诉	(191)
第十一回	禁宫之谜	(205)
第十二回	烟缘峰逢倩女	(224)
第十三回	潭中现奇景	(244)
第十四回	敲石取沙求证	(269)
第十五回	秘谷突传警	(286)
第十六回	筹谋脱秘谷	(305)
第十七回	百花庄主受挫	(324)
第十八回	豪侠探禁宫	(346)
第十九回	现奇迹得异宝	(366)
第二十回	柳暗花明又一村	(382)

第一回 出奇招破六合

几度夕阳照残山，几度晓风拂明月。

此刻天上无月，但室中有灯。

一灯如豆，萧翎正对着孤灯出神。

金花夫人抱伤而去，状似无情却有情。

她依附沈木风，不肯离开百花山在，是真的贪生怕死呢？还是为了要帮助萧翎？

萧翎想了很久、很久，仍然不能肯定。

孙不邪缓步行了进来，道：“怎么，小兄弟，你一直没有坐息？”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在想……”

紧随在孙不邪身后的无为道长接道：“萧大侠，可是在为那金花夫人担心？”

萧翎道：“我受她的太多，却无法回报万一。”

无为道长道：“来日方长，以后咱们找机会报答她就是……”

无为道长回顾了孙不邪一眼，接道：“萧大侠完全没有休息，让他坐息一下再去吧！”

孙不邪叹了口气，道：“小兄弟，要你坐息一下，养养精神，你却在想心事，金花夫人有什么好想的，她心狠手辣，杀人无数，真要死了，江湖上就少了一个祸害，何况她足智多谋，满身俱是毒物，想杀她，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用不着再替她担心了。”

萧翎道：“我、我……”

孙不邪接道：“无为道长不放心留在山上的武当弟子，但又怕你大伤初愈，不宜过分劳累，让你休息一下。唉，想不到啊！你却在这瞎着眼睛想心书。”

萧翎雀然站起，道：“对！应该去看看他们，小弟伤势已愈，精

神好得很。”

无为道长道：“不用急在一时，萧大侠，还是坐息一阵再说吧！”

萧翎道：“不用了，此刻情势诡异，波滴多变，不能再有差错，咱们走吧！”

熄去灯火，当先行出房门。

仰首望天，晓色已现。

商八、杜九、司马乾等，早已在室外等候。

无为道长放步而行，道：“贫道带路。”

萧翎紧随其后。

行到一处山崖之下，无为道长突然停下脚步，间顾了萧翎一眼，黯然说道：“也许咱们来晚了一步了。”

萧翎道：“可是有了什么变故？”

无为道长道：“他们如不是已撤离此地，可能早已有了意外之变。”

萧翎心中暗道：这话倒是不错，如传这悬崖之下，还有武当弟子，纵然不来迎接他们的掌门人，亦该在悬崖之下，布有守望之人才是。

这时，孙不邪、中州二贾、司马乾等，都有着一种不寻常的感觉，觉出了情势有些不对。

无为道长加快脚步，奔向一座茅舍。

萧翎紧随在无为道长身后，暗自运功戒备。

他连番经历凶险，阅历大增，口虽不言，心知随同无为道长来此之人，大都是武当门下武功高强的人物，一派精说，尽集于斯。

如有了什么惨变，武当所受的打击，实是非同小可。

忖思之间，已然奔近茅舍。

无为道长突然停了脚步，回顾了萧翎一眼，缓缓伸出左手，按在水门之上。

他虽力持镇静，但萧翎瞧出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似是这一扇木门，有着千钧以上之力，无为道长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推开这扇木门。

萧翎暗暗叹息一声，突然行进一步，守在无为道长的身侧。

他心知无为道长此刻心情，沉重无比，反应不如平常迅快，这座茅舍中，可能横着武当门下弟子的尸体，也可能潜伏着强敌，是以守在无为道长身侧，以便能及时保护。

只听木门呀然而开，目光下，室中景物尽现。

一切都未在几人的预料之中，室中既无横陈尸体，亦无潜伏的强敌。

只见云阳子居中盘膝而坐，在他两侧，分坐着六个道袍背剑的武当弟子。

似是七人都受了很重的内伤，正在盘坐调息。

萧翎早已掌心蓄劲，准备随时出手，但是室中既无大变，顿时放下心中一块重铅，长长呼一口气，散去蓄在掌心的内力。

无为道长轻叹一声，道：“师弟无恙吗？”

举步向屋中行去。

只见云阳子睁开双目，望了无为道长和萧翎一眼，重又闭上双目，默然不言。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师弟内伤很重吗？”

缓步行了过去。

萧翎紧随无为道长身后，行入室中。

云阳子重又启开双目，望了无为道长一眼，微微颌首。

无为道长道：“师弟伤在何处？快给为兄瞧瞧。”

急步奔向云阳子。

云阳子仍然是静坐不动，直待无为道长行到身侧时，突然一跃而起，并指如戟，点向无为道长的肋间大包穴。

无为道长正在感伤悲痛之际，做梦也未料到云阳子会向自己下手，微一怔神间，云阳子的指尖，已然触及道袍。

突起意外，匆忙间一吸真气，向旁侧让去。

云阳子出手奇快，变招更是迅如电火，眼看无为道长避开大包要穴，立时一伸右腕，点向京门要穴。

无为道长虽然有着过人的武功，但在惊痛恍惚之中，毫无戒备

之下，再也无法避开这迅如奔雷，变化莫测的突袭，竟被对方一指点中穴道，顿感半身麻木。

但他究是一代掌门之才，武功成就极高，当下冷哼一声，反掌切出，击向云阳子右腕脉门。

就在云阳子突起施袭，攻向那无为道长的同时，分坐在云阳子两侧六个道人，也陡然一齐跃起，向萧翎扑去。

六人似是早已分定攻袭的方位，十二只手掌，不约而同一齐递出，分攻向萧翎一十二处都应。

猝然惊变，祸起肘腋，萧翎亦是毫无戒备，眼看一片掌影，分由四面八方涌来，心知已难在一招之间，拒挡住四面八方的攻袭，当下双掌齐起，护住要穴，身子斜向一侧闪去。

只听砰砰两声，左肩，后背，各个一掌。

那道人发掌虽重，但因萧翎练习的玄门正宗内功，乾清罡气，已有小成，虽未来及运气护身，但他本能的反应，护住了中掌之处，伤而不重。

六个道人眼看萧翎中学之后，竟然没有倒下，击中萧翎的两个道人，反觉手腕麻木，各自后退了一步，心中大是惊骇！

但闻左侧一个道人道：“拔剑，以六合剑阵围住他！”

语声甫落，室中剑光连闪，一片剑影，涌向萧翎。

萧翎身中两掌，受伤虽然不重，但因自己毫无防备，故被打得血气翻涌，一时间，竟无法还气反击。

直待六个道人拔出长剑，四面围来，萧翎才缓过一口气，大喝一声，疾发四掌，以挡四面来势，反腕拔出长剑，一招“云气弥空”，涌起一重剑气，护住身子。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的脆响，六柄攻向萧翎的长剑，尽被震荡开去。

六个道人，似是亦知遇上了从所未遇的劲敌，长剑被萧翎震开之后，不再急进建功，发动六合剑阵，以佳妙绝伦的配合，把萧翎团团围困在六合剑阵之中。

萧翎心中怒火高涨，长剑出鞘，展开快攻，希望能先伤几人，以

消心头之火，哪知对方六合剑阵，佳妙无比的配合，竟然把萧翎快速的剑势，给封了起来。

萧翎连攻十几剑，都给对方侧袭而至的长剑及时封架开去，才知被困于变化奇奥的剑阵之中，不敢再莽撞出手，剑势一变，改采守势。

他昔年学艺三圣谷中，曾听恩师庄山贝，谈论过剑阵的妙用，奇奥的剑阵，并非一加一成二的威力，而是每一方，都是有着组阵之人的全部力量，剑剑相困，一体连锁，合则相困相成，分则各具妙用。

六个人组成的六合剑阵，虽然已把萧翎生生困住，但萧翎得自在山贝所授奇奥的剑法，改持守势之后，有如光幕绕体，森严无比，任他六合剑阵威势惊人，也无法伤得萧翎分毫。

但无为道长却已被斗的险象环生，在云阳子一招快过一招的迫攻之下，显得手忙脚乱。

原来，他穴道受制，半身麻木不灵，运掌转动之间，力难从心，被那云阳子掌抬并施的攻势，迫得难以兼顾，招招都在间不容发之中避过。

萧翎虽然瞧出那无为道长的危险处境，但自身被困于六合剑阵中难以突围而出，心中大为焦急，暗道：孙不邪等都是江湖经验丰富之人，怎的拖延这么久不来？

付思之间，突闻砰的一声大震，无为道长身躯摇了两摇，摔倒在地上。

云阳子右手疾伸，点了无为道长的穴道。

萧翎见势心中大急，暗道：孙不邪等久久不来，只怕亦被强敌所阻，看情形是无法等到他们来支援了。

心念转动，剑势随着一变，左掌右剑，全力施为。

他同时施出了在山贝、南逸公，两大奇人高手的绝艺，威势的凶猛，有如惊涛裂岸、洪流溃堤，整个的六合剑阵，都被他迫的团团乱转。

六合剑阵的威势，虽被萧翎的剑势压了下去，但萧翎一时之

间，也无法破围而去。

只见那云阳子点了无为道长的穴道之后，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条丝带，竟把无为道长结结实实的捆了起来。

萧翎眼看着无为道长被人捆起，无法相救，一股怨恨之气，直冲而上，右手长剑连出三招绝学，洒了一片剑花，左手疾快无比的套上了一只咬皮手套。

他默察情势，如若不用心机，不出奇兵，单凭武功，想闯出这六合剑阵，仍需一段很长时间的搏斗，必得设法，使出出人意外的手法，才可一举间破了强敌。

这时，萧翎虽然还未能完全了然这六合剑阵的变化，但已隐隐觉出他们的剑路，当下剑势微敛，故意露出一个破绽。

六个人被萧翎狂风急雨一般的反击之势，迫的几乎乱了阵法，心中暗自惊骇，但六人心中明白，六合剑阵不散，还可拒挡一时，如是阵法乱去，六人各自为战，那将无法拒挡萧翎十合以上，是以各出全力维持着六合剑阵。

眼看萧翎急攻之后，突然露出破绽，不暇多思，两柄长剑，乘隙攻入，如若萧翎回剑来救，纵然能把这两柄长剑封架开去，另外四柄剑，都将乘虚由四方攻入，那才是致命的一击。哪知萧翎左手探出，竟向剑上抓去。

那执剑人冷笑一声，剑势故意一缓，让萧翎五指抓住长剑，心中暗道：就算你练过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功，也难挡我剑锋横转再削之势，怎敢如此狂妄。

付思之间，手中的长剑已被萧翎抓住，当下暗中运气一转，发出内劲，推动剑势，剑锋由内向外削去。

这是一种巧劲，一个人总是血肉之躯，不论他练成什么武功，凡是能够避刀避剑的，大都是凭借着一股劲气，那道人让萧翎抓住了剑势之后，再作转动，这正是破解劲气的方法，准备一下削断萧翎的手指。

但他却不知萧翎手中已套上了可避刀剑的千年咬皮手套。那道人一剑推削过去，未能削下萧翎手指，萧翎却趁机猛然向

内一收，那道人遂身不由己的向前一倾。

方位离动，六合剑阵整个的变化，突然受阻。

萧翎飞起一脚踢了过去，正中那道人左膝之上。

只听那道人闷哼一声，左膝生生被萧翎踢断，一交跌坐地上。

六合剑阵，失去了一人，全阵的奥妙变化，效用顿失。

萧翎借势反击，长剑连连现出奇招，剑芒闪动中，响起了两声惨叫，又有两个道人重伤在萧翎的剑下。

这时，那云阳子已然捆好无为道长，眼看萧翎击溃了六合剑阵，勇不可当，立即拔剑冲上，大声喝道：“你们给我退开！”

六人伤三人，余下的三人，亦被萧翎凌厉的剑招迫的团团乱转，伤亡不过顷刻间事，闻得喝声，一齐收剑而退。

萧翎已由那喝声中辨出，不是云阳子的声音，当下平剑横胸，冷冷喝道：“你是何人？假冒武当中人，得售诡计，岂算得英雄行径？”

云阳子冷然一笑，举手在脸上一抹，眉髯尽脱，露出一张削瘦的长脸，缓缓说道：“你就是那萧翎了？”

萧翎道：“不错，阁下何人？”

那人淡淡一笑，道：“你听过南海五圣的大名吗？”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在下未曾听过南海五圣之人，不过却听人提过南海五凶之名。”

那人淡然一笑，道：“五圣也好，五凶也好，反正就是咱们兄弟五人。”

萧翎目光一掠躺在地上的三个道人，道：“就是阁下和这几位吗？”

那人冷然一笑，道：“南海五凶如若这股轻易为人所伤，岂不是有负五凶之名了？”

萧翎道：“这六位伪装武当门下弟子的，又是何人？”

那人道：“百花山庄中的剑手。”

萧翎冷笑一声，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南海五凶，竟然也是百花山庄中的爪牙。”

那人毫不动气，仍然是淡淡说道：“这倒不用阁下多管了。”

萧翎心中暗道：此人看上去十分阴沉，不知在南海五凶中排行第几？心中念转，口中说道：“阁下可是五凶之首？”

那人冷冷一笑，道：“区区在我们兄弟之中排行最小，冷手秀士田中元，就是在下。”

萧翎故意和他攀谈，希望借着一点闲暇时光，查看一下外面情势。

哪知孙不邪和中州二贾，有如沉海沙石一般，竟不见几人追来茅舍，亦不闻呼喝之声。

冷手秀士田中元亦似在等待什么，双目凝视在萧翎身上，凝神倾听。

萧翎突然一挥手中长剑，道：“你南海五凶，想必都在这里了。”

他想到孙不邪和中州二贾久久不闻消息，不是遇上强敌恶斗，就是遭了暗算，是以心中大为焦急。

田中元道：“这个嘛，在下不愿回答。”

萧翎突然高声说道：“阁下等假扮武当门下，可是奉那百花山庄沈木风之命而来吗？”

田中元冷冷说道：“这个也不劳阁下多问。”

萧翎怒声喝道：“你们南海五凶，都为那沈木风效力，难道是白白的效力吗？”

田中元淡然一笑，道：“那倒不是，南海五凶，向来不做亏本买卖，岂肯白白为人效力。”

萧翎道：“那沈木风给了你们兄弟何等代价，你们南海五凶竟然肯为他卖命？”

冷手秀士田中元淡淡一笑，道：“姓萧的，你不觉着问的太多了吗？”

萧翎道：“沈木风能够请得你们南海一派，在下自然是也能请得了。”

田中元一挥手中长剑，冷冷说道：“阁下这等语无伦次，在下得先教训你一顿了。”

长剑一闪，直向前胸刺去。

萧翎挥剑挡开田中元的剑招，心中暗暗忖道：沈术风派遣南海五凶来此，布下天罗地网，只怕还有后援高手赶到，目下之策，只有先把此人生擒之后，再行逼问……

就这一念在心，使萧翎很多精妙的剑招，都难以发挥出来，因为地生恐一剑把田中元刺死。

萧翎心中受了束缚，绝技难以发挥，反而成了招架之势。

双方激斗了四五十合，仍然是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

萧翎心中渐感焦急，暗道：这样打下去如何能有制胜的机会，说不得，只好施下毒手。

心念再转，突然把自己由束缚中解救出来，长剑疾变，展开反击，剑剑都攻向田中元致命所在。

萧翎这一毫无顾虑的放手施为，使场中形势突然大变。

田中元久闻萧翎之名，是以，和他动手之时亦是特别小心，出剑十分谨慎，搏斗到二十合后，心中大感奇怪，觉得萧翎的剑招中，似是含劲未出，每一剑的威力，似是都未发挥出来。

初动手时，田中元心中怀疑甚重，不知萧翎剑招何以会如此奇怪，动手二十余回合之后，才逐渐的习惯，攻势也逐渐凌厉。

萧翎虽然不能放手施展，但因他剑术本身奇奥，那田中元攻势增加一分威力，萧翎的防守之力，也自然加强，始终保持个平衡之局。

直待萧翎放手展开反击，田中元才觉出遇上了劲敌，要待收剑而退，已是势所难能，被萧翎长剑涌起的重重剑影围了起来。

双方又恶斗了十余回合，田中元已逞不支状态，萧翎奇招突出，一剑拍在田中元的右腕之上，击落了田中元手上兵刃，冷笑一声，道：“阁下认输了吗？”

田中元双目中凶光一闪，道：“萧大侠果然名不虚传，在下领教了。”

只见人影一闪，一个道人，手执长剑，疾奔而来。

萧翎目光微转，回手扫出一剑。

这一剑击出的时间，恰当无比，那道长刚反握剑尖，把手中长剑递向田中元，萧翎的长剑却及时而至。

只听喇的一声，血光迸流，那道人半条右手臂带着手中长剑，一齐跌落地上。

田中元冷笑一声，突然发出一掌，击向萧翎前胸。

萧翎左手突起硬接一掌，双方掌力接实，田中元被震的退后一步。

田中元本可借机逃出茅舍，但他却静静的站着不动。

萧翎一则担心父母的安危下落，二则想从田中元的口中，探得一些消息，是以不愿伤他，希望能把他生擒活捉，但他自和田中元动手之后，亦知过手武功非同小可，必得想出一个方法，一击而中。

双方默默相对，过了一盏热菜工夫之久，田中元突然放声而笑，道：“萧大侠不该接我一掌。”

萧翎微微一怔，道：“为什么？阁下的掌力，并无惊人之处。”

田中元冷然说道：“我已在指间暗藏毒针，阁下接我一掌，却在不觉间已中了剧毒，那毒性发作甚快，阁下这般凝立不动，下肯乘胜追袭，定然是已经感觉到了。”

萧翎先是一呆，暗道：这人如此恶毒。

转念一想，自己左手早已套上了千年蚊皮手套，利剑尚且不怕，区区毒针又能算得什么，当下冷笑一声，道：“在下百毒不侵。”

田中元冷冷说道：“南海五凶的毒针，除了我们兄弟自制的解毒药物之外，天下恐再无药物能够解得。”

这些时日萧翎在江湖上走动，长了不少见识，当下说道：“阁下如是不信，那就再等着瞧瞧。”

田中元估计药物时效，已快发作，轻轻咳了一声，道：“我数到十字，阁下如是仍不发作，田某人从此之后，逢你萧翎不战。”

萧翎淡淡一笑，道：“太严重了，我萧某当受不起……”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如是毒不发作，只要你阁下答复在下三个问题。”

田中元哈哈一笑，道：“如若你真的能避我剧毒，就是三十个问

题，在下也一样答复。”

萧翎神色肃然地说道：“你们南海五凶，都已是成名武林的人物，再知君之一言，驷马难追这句话吗？”

田中元冷冷说道：“南海五凶，为人虽然狂傲一些，但却向来是一诺千金，出口之言绝不反悔。”

萧翎道：“阁下可以开始数了。”

他心中明白，孙不邪和中州二贾等，此刻还未到茅舍中来，必然是遇上了什么阻碍，也许双方正在展开着一场舍生忘死的恶战，也许已经中了敌人的暗算，被人生擒。

眼下的机会，必须先擒此人征服，是以，很耐心的等待下去。

只听田中元一二三四的高声数了起来，一直数到九字，萧翎仍然静静的站在旁侧，面带微笑，肃立不动。

田中元瘦长的脸上，突然间变了颜色，呆呆的望着萧翎，茫然说道：“阁下当真没有中毒吗？”

萧翎微微一笑，道：“我已说过，在下是百毒不侵，阁下不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语声微微一顿，高声接道：“阁下还有一个数字，可似喊出来了。”

田中元双目连连眨动，淡淡一笑，道：“如若在下不喊出最后一个字，咱们这场赌斗，那是永远无法分出胜负了。”

萧翎先是一呆，继而怒声说道：“南海五凶空负盛名，竟然是这等卑下之徒。”

田中元面不改色地缓缓说道，“兵不厌诈，只怪你萧大侠缺乏江湖阅历，如何能够怪到周某人身上呢？”

萧翎心中气怒，冷冷说道：“阁下可是认为区区几句诈语，就可以平安的离开此地吗？”

田中元微微一笑，道：“除非你萧大侠能在武功上，也让在下敬服。”

萧翎冷冷说：“那不是什么难事。”

他心中激愤，已动杀机，缓缓举起手中长剑，道：“阁下只要能

再接我萧翎三剑，我萧翎就绝不再留难诸位了。

冷手秀士田中元，一看萧翎举剑，已知对方深通剑道，这一击，如若出手，定然是石破天惊，哪里还敢大意，一面运气戒备，蓄势待敌，一面双目光顾，打量退路，暗中又施用传音之术，招呼两个伪装武当弟子的道人，要他们合力抵拒萧翎。

只听萧翎大喝一声，长剑一闪，闪起一道银芒，连人带剑，直向田中元扑了过去。

田中元举剑一封萧翎的剑势，人却疾快的，向后退去。

这正是庄山贝传授于萧翎的驭剑之术，乃剑道中至高之学。

萧翎离师之后，一直奔走江湖，驭剑之术，只不过初通门路，今日情势迫人，只好施展出来。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剑光缭绕中，响起了两声惨叫，两个伪装武当门下弟子的百花山庄高手，齐齐死于萧翎剑下，一个被拦腰斩作两断，一个齐颈被斩，人头飞出六七尺远！

狡猾的田中元，却弃去手中长剑，探手抓起了无为道长，纵身一跃，飞出茅舍。

萧翎似是未料到，自己击出的一剑，竟有如此威力，不禁一呆。

就这一刹那工夫，那田中元已然带着无为道长走的踪影不见。

萧翎一提真气，追出门外，田中元已到了四五丈外，直向小山奔去，孙不邪、中州二贾等人，却仍是不见踪影。

此时此情，萧翎已无暇分心去找孙不邪等，提气直向田中元追了过去。

萧翎轻功自得柳仙子亲自传授，柳仙子以轻功扬名天下，萧翎全身施展，有如电光石火一般，不出百丈，已然追到田中元身后两丈左右，高声说道：“阁下如若再不肯停下脚步，我萧翎要施展暗器伤人了。”

语声甫落，田中元忽然回手一扬，一串银星，电射虹飞而来。

萧翎长剑一挥，一阵叮叮当当之声，射来暗器，尽为长剑打落于地。

但这一挡之间，那田中元，又借势向前奔出了六七尺远。

萧翎眼看田中元已然登上山腰，如被他躲入草丛林木之中，再想追寻，那可是大为麻烦的事，不禁心中大急，一提气，施出“八步赶蝉”的轻功绝技，呼呼呼，一连几个纵跃，一口气又追上了八尺距离。

田中元的轻功虽佳，也难和举世第一轻功名家柳仙子细心传授的弟子相比，他本就稍输萧翎一筹。

此刻背上还背了一个无为道长，更是难和萧翎匹敌，又奔数丈，已被萧翎追到七八尺处。

萧翎正待挥剑击出，突然一声哈哈大笑，道：“萧兄弟放心，这人跑不了。”

萧翎闪目一看，来人正是自己心中苦苦惦念的孙不邪，心中好生奇怪，暗道：怎么？他们又都退回山上来了。

只见孙不邪扬手一掌，发出一股强力，挡住田中元奔行之势，冷冷说道：“放下人。”

田中元道：“只怕未必见得。”

杨起右手，硬接下孙不邪的掌势。

双掌相触，田中元被震得后退了一步。

就在两人这一接掌之间，萧翎已经追了上来，扬手发出修罗指力，点向田中元的左腿“飞扬穴”。

田中元突感左腿一麻，几乎坐在地上。

萧翎疾快无比的一伸左手，抓住了无为道长的右手长剑横里探出，呼的一声，击中田中元的右肋。

冷手秀士田中元内功深厚，虽被萧翎的修罗指力点中了左腿穴道，但因伤非要害，仍可支撑，但萧翎拍在肋中的一剑，力道十分沉猛，片刻之间，连受两次重击，再也支撑不住，砰的一交，跌坐在地上。

萧翎长剑挥动，斩断了无为道长身上捆的绳索，一面向孙不邪道：“老前辈，此人乃南海五凶中的人物，武功十分高强，好好的看着他，别让他跑了，我先解开无为道长穴道。”

放下无为道长，施展推宫过穴手法，在他身上推拿起来。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无为道长突然睁开双目，长长吁一口气，道：“多谢萧大侠。”

萧翎微微一叹，道：“道长不用客气。”

无为道长缓缓站起身子，望了孙不邪一眼，道：“老前辈一行之中，无人受伤吗？”

孙不邪神色严肃地说道：“除了老叫化子之外，全都受了伤了。”

萧翎道：“老前辈不是紧随在晚辈之后吗？”

孙不邪道：“老叫化瞧着你们进入茅舍，久久未见动静，正要招呼中州二贾等行近茅舍瞧瞧，突然暗器破空之声袭来，急雨一般，连老叫化都几乎被那暗器袭中……”

萧翎接道：“他们可都是为那暗器所伤吗？”

孙不邪道：“暗器击中了司马乾，中州二贾果不愧久走江湖的人物，警觉之高，尤在老叫化之上，两人虽然幸而躲过第一次急雨般的暗器，但他们为了保护那司马乾，却被第二次暗器所伤，唉！以两人之能，若不是为了保护那司马乾，绝不致伤在暗器之下。”

萧翎道：“什么暗器如此厉害？”

孙不邪道：“来如大雨倾盆，尽都是子午钉、梅花针等一类细小歹毒的暗器。”

萧翎叹息一声，道：“似这等恶毒的暗器，纵然是一二人施袭，也是不易闪避，何况是陷入埋伏，密如狂雨而来，当真是无法闪避了。”

孙不邪接道：“老叫化一看情势不对，立时下令退回山中，那动手之地，距此山区，也不过六七十丈的距离，退入山地，司马乾已然不支倒地，老叫化只好抱起他向后退去……”

萧翎道：“幸好他们还没有派人追赶……”

孙不邪道：“谁说没有了……”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老叫化查看了司马乾的伤势情形，已知中的是毒药暗器，据一推想，凡是今日所中暗器，都是淬毒之物，他们没有告诉老叫化，老叫化也未多问，当先带路，希望能寻找一处